

刘媛媛

著

我歌，我快乐！

I'm singing, I'm happy!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我歌，我快乐！

I'm singing, I'm happy!

刘媛媛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歌,我快乐/刘媛媛著.—广西:广西民族出版社,2005.4
ISBN 7-5363-4928-9

I.我… II.刘… III.刘媛媛—自传 IV.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9749 号

WOGÉ WOKUAILE

我歌,我快乐!

刘媛媛 著

出版发行	广西民族出版社(地址: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政编码 530021)
发行电话	(0771)5523216 5523226 传 真 (0771)5523246
E-mail	CR@gxmzbook.cn
责任编辑	徐 美
装帧设计	张文馨
责任校对	苏兰清 陆玉莲
责任印刷	蓝剑风
印 刷	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规 格	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	5.75
字 数	120 千
版 次	200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3-4928-9/I·1105

定价:23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:(0771)5523216



我歌,我快乐。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→ 生命的第一个符号
- 005 → 菊花,菊花
- 009 → 爸爸妈妈
- 011 → 手指的快乐和痛苦
- 017 → 超级小学童
- 019 → 邓丽君花环
- 023 → 二级跳
- 027 → 哥哥和干爸爸
- 031 → 我为歌狂
- 035 → 我教教教
- 039 → 一首歌的代价
- 041 → 报纸媛媛
- 045 → 实话为什么不能实说
- 049 → 迷你也是一种效果
- 055 → 在正午的阳光下
- 059 → 栀子花香
- 063 → 苹果依然青青
- 069 → 冲刺中的冲刺
- 073 → 在旅途
- 077 → 玫瑰余香
- 081 → 碰到了梦想的窗台
- 085 → 白石桥心情
- 087 → 15号楼240

- 089 → 蟑螂零距离
- 091 → 吴老师,永不褪色的感念
- 097 → 定腔
- 099 → 姐姐的信和妹妹的信
- 103 → 永远的哥哥
- 105 → 雨夜幸福
- 109 → 暗香
- 113 → 奢侈是一种什么感觉
- 115 → 甜蜜的忧愁
- 119 → 梦里花径
- 121 → 弹伽耶的日子
- 123 → 独唱是一个意外
- 125 → 再入寻梦谷
- 127 → 危险曾经如此之近
- 133 → 香港是一颗幸运星
- 137 → 爷爷爷爷
- 139 → 好运伴我
- 143 → 红旗飘中国
- 149 → 呵护无需理由
- 153 → 温暖的灯影
- 157 → 爱心的三角公式
- 161 → 麦田守望者
- 165 → 亲情如歌
- 171 → 生活是一种态度
- 177 → 我心飞翔

生命的第一个符号

每本书都有第一页，而一个人，要想确认记忆的第一页，肯定某年某月或某件事，很难。

大概吧，翻翻想想，很多东西也只能像雨中观景，透一种朦胧况味。

比如云南。

云南大理，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符号。大理绝对是一个柔美的地方，沧山、洱海、蝴蝶泉，漂亮女孩和斑斓服饰，美得让人心疼。现在，如果谁在去丽江的途中不到大理看看，几乎会后悔一辈子。当然，还有大理石，那种独一无二的质地、光泽、纹路和手感，居然异常和谐地同时展现出原始与高贵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极致。

我想，我的血液里一定渗进了大理石的气和神，否则我很难解释，为什么我的性格里从小就包含了坚忍、平和、自信、自然这些元素。

我出生在大理，但是，那时的大理对于我，完全就只是一个地名概念。真是呀，我真正在大理生活的时间不超过两年，而且是记忆之树尚未长出哪怕小小叶子的两年，还在牙牙学语呢吧，好小啊。

我两岁左右就离开了那个梦幻般的出生地，直到现在，一直没能回去过。我出生在大理吗？我不出生在大理吗？我不能否认它存在于我的生命里，但又始终找不到一种可感的真实。我只能静静守护自己内心深处那一棵叫做“怀念”的青青小枝，每天浇一些水，晒一些太阳，将它从房间搬到阳台又搬回房间，闻一闻枝丫上不断散发出来的淡淡清香，以解岁月之惑。

是啊，我离人生最初的驿站越来越远了，这是成长过程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吗？是生命漂泊不可避免的一种遗憾吗？我的一生注定了不可能很哲学，但是，一些貌似哲学的问号，总是不能让我太过从容。



童年时的三姐妹。

我虽然生在大理，却不是白族，而是苗族。原籍河北的汉族父亲因某种机缘只身南下，娶了身为苗族的母亲，然后很自然地有了姐姐、妹妹和我——他们的爱情结晶。从我拥有苗族而不是汉族成分这一点看，父亲是很尊重母亲的，中原文化里那种“孩子一切从父”的传统意识，在父亲身上已经淡化了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家庭，我们三姐妹依然随父姓，我最早的名字叫刘媛美。取“媛美”这两个字，没有太多解释，仅仅因为它们非常女性，很柔美的样子。在家里，父母叫我时一般不叫全名，但叫“媛美”显得有些硬，叫“美美”又觉得矫情了一点，于是，很自然就把中间那个“媛”字叠化，一直是“媛媛”“媛媛”地叫。然后，邻居跟着叫，伙伴跟着叫，最终演绎成现在的“刘媛媛”。

刘媛媛，也很婉约，我喜欢。

朋友们现在都习惯直呼“媛媛”了,说:“叫什么刘媛媛,多生分呀!管你乐不乐意,我们就叫你媛媛,怎么着吧你?”

怎么着？我就愿大家这么叫呀，天天叫才好呢，不喜欢你，谁叫？

姐姐大我九岁，在姐妹间，是很大的年龄差了。她用一种极其细致的方式照顾我，这种方式，让我想起妈妈。下意识中，我也用这种方式照顾妹妹，她比我小一岁，可我老觉得她很小，瓷器似的，必须仔细呵护，万一错手，摔了怎么办？有时候，仅仅几个细节，也会催生出点点滴滴的“成就感”，让你心里特别舒服。

我一直认为,帮助别人,哪怕只是帮助家人,并在这过程中自然地感觉到快乐,是人性中一种本质的美德。

那时的情感,很平和,也很干净。

反正,就在我出生六百多天后吧,我们全家动迁,大理,由此成了一道美丽而遥远的虹影。

那个夏天,我不知道怎样从旧家来到新家,只知道,那个杨树叶子被刮得哗啦啦响的地方,叫做新疆。

新疆。

“在那遥远的地方,有位好姑娘,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,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……”

梦一样的新疆。

我永远牵挂着的新疆。

我的音乐启蒙,我的水一样的乡愁,我多年来固执不移地对艺术圣殿的向往,无不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。

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,而新疆和我,永远在链接的两头。



梦中常有菊花香。



菊花,菊花

幸福路是乌鲁木齐有名的大街,自治区最高机关就在这条路上。我家位于机关大院,所以,我天天走的都是幸福路。

那样的童年,过得真是轻松而单纯,甚至不必像现在的孩子似的,放学后还要对大量的生字和算式负责。

我无所顾忌地想象,理直气壮地大笑,即使时不时地胡言乱语一通,在大人眼里也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和童趣。所以,我没有任何理由否认我的幸福。

在幸福路上生活的孩子大多去过菊花沟,那更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幸福。在青藤纠结和繁花满地的草坡上大声尖叫,声音会传得很远,一直漫过山的另一边,之后,又拐拐藏藏转回来,有时一愣神,竟不知今夕是何夕。

菊花香,是我记忆里一张芬芳的书签。

即使是现在,每当我心绪烦躁的时候,每当我瞬间觉得会迷失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时候,一缕菊花香,立刻能把我从浮尘中拉回来。想想,这样的感觉,肯定是菊花沟赐给我的。

菊花沟不是沟,而是天山余脉的一片高坡,草长,花多,鸟叫虫鸣,静静在郊外,俯瞰一座叫乌鲁木齐的城市。

所有女孩对花草都有一种天生的渴望,种花养花,折花插花,花衣服,花裙子,绣花鞋,平常日子里哪怕只收到一枝玫瑰,三两朵香水百合,也会笑到梨花带雨,颊生妩媚。还有一种忧愁境界,也跟花儿有关,花落时节对花独语,别是一番伤感,否则,又哪来“黛玉葬花”那一出呢?

我和所有的女孩一样,爱花爱到痴迷。

听说要去菊花沟,我的脸上立刻就泛起潮红,兴奋得近乎发抖。

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菊花沟。

幼儿园阿姨是一个长相甜甜的大女孩，领着一拨子三四岁的小小孩子，上公共汽车，下公共汽车，亮亮的眼睛盯紧每一个小人儿，尽心维护着队伍的绝对完整。下车走一段，菊花沟的影子就近了。那一年，我四岁吧，人小，却拥有一种异常强烈的发现欲，时刻想像鸟一样飞出去，飞到草丛里寻找点什么，发现点什么，再回来炫耀点什么。幼儿园阿姨左顾右盼，好像知道我想干什么，右手食指竖起来朝我点一点，又微笑着摇了摇头：“媛媛，不急，我们不急，好吗？”她招呼孩子们坐成一圈，自己先采了四五朵金黄金黄的野菊，然后像公主一样蹲在圆圈中间。

“嗯……真香呀！”小阿姨闭上眼睛，像刚喝了一小杯酒，“真是香。”

一会儿，她睁开眼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：“来，孩子们，每个人都来闻一下。”

一圈小人儿立刻如蜂群追蜜，小鼻子在花瓣旁挤来挤去，用力呼吸，小阿姨看得格格直乐。

一个男孩红着脸挤到小阿姨旁，用手扯她的衣襟，嘴巴一张一阖。

小阿姨柔声道：“别急，你想问什么呢？”

男孩说：“我……我，我想吃。”

小人们突然一静，然后嘻嘻哈哈滚成一片。

小阿姨也笑了，摸摸男孩的头，站起来说：“大家别笑，它还真能吃呢！这花啊，叫菊花，刚才大家闻的就是菊花香。现在，大家闭上眼睛，回想一下菊花是什么模样，有什么样的香味儿？”

我在正午的阳光下闭上了双眼。眼前是朦胧的一片淡红的光，有一点金黄色如流星划过夜空，之后，金黄色又转回来，小小的花瓣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清晰，菊花特有的清香好像从鼻子慢慢滑到胸口，直到浸透我小小的身躯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心里就永远收藏了一缕无论如何也不能抹去的菊花香。

歌有菊香。

行有菊香。

看菊闻菊，想菊辨菊，小阿姨开始让我们去寻菊。

“别走远了呀，找到就回来。”小阿姨清脆的声音在草棵和花丛中游走着。

放单飞了呀！回想起来，我那时候的奔跑姿势完全不像一个小姑娘，什么叫做北京话的“撒丫子颠”，我想那就是。花色斑斓，缤纷入眼，陌生的花形太多，陌生的花香也太多，一个孩子，就这样被诱惑着渐行渐远。突然，我发觉自己怎样也想不起菊花样和菊花香了，更可怕的是，四周静静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我迷路了。

我想哭,而且终于哭了出来。

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这种时候,妈妈总是迷途者最快找到的一个精神家园。

我正望着天空发呆,一阵熟悉而又陌生的清香随风而来。没错,是菊花香!一瞬间我就平静下来,爱爱恨恨地摘下了那朵美丽菊花。我居然马上就笑了,看看花,看看云,心里的慌乱已经不见。哭声止时,小阿姨的声音越过草尖飘来,空气中颤动着伙伴们充满稚气的说笑。其实,我的迷失只是一种惊慌中的判断,那段距离非常有限,伙伴们的说笑一直都在,当我失去内心的平和状态时,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幸好,有菊花香。我的平静,是菊香洗出来的。

很多年后,我仍然忘不了那次迷失在花草中的感觉。

在许许多多的日子里,我总会细心地为自己沏一杯菊花茶,静静地听一曲民歌,当茶香氤氲于整个房间,我浮躁的心绪便会归于安宁。

某一天,我在北京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一本名为《菊花香》的时尚小说,好像是金河仁写的吧,虽然我一向不太接触此类读物,但那一次,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。我知道自己有很重的菊花情结,明知道此菊花非彼菊花,仍然固执地翻开书,想看看这里面的菊花香,和我儿时闻到的是否同一种味道。

菊香,菊香,总是我心底一处温暖已极的雨夜灯光。

歌迷如此热情。





对艺术圣殿的向往固执不移。

爸爸妈妈



生活的瞬间。

我爸和我妈都是军人出身,说起来,这也是一种很宿命的相逢,如果不是从军,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碰在一起,那么爱呀、婚姻呀、家庭子女呀什么的,则又是另一个时空的类型了。

爸爸的音乐天赋是不容置疑的,音乐,是他戎马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页。

但造化弄人,尽管他曾官至歌舞团团长,由于种种原因,却始终没能在音乐上弄出让自己满意的成绩。

爸爸很少在脸上写出郁闷之类的东西给我们看,大概,除了快乐,他不希望有太复杂的问题干扰我们。

妈妈和爸爸一样,一招一式,无不透出军人严谨的风范。但,她毕竟是一位母亲,在军人刚强的轮廓下,释放的是一种相当细腻的母性关怀。对孩子,她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,小苗苗只要出现哪怕是两到三度的倾斜,她马上用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扶正。对这一点,我们三姐妹感同身受,无一例外地有着接受、嘀咕、再接受而至心存感激的成长过程。

爸爸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,妈妈则是这一培育工程最忠实的执行者。

爸爸的父爱更倾向于一种宏观,极善于为女儿们“规划人生”,而事实证明,所有“规划”都具有非常高的成功率,并且使女儿们最终寻找到她们心中最神圣的快乐。姐姐的理想是当科学家,而且是航空航天类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科学家,但残酷的反差是,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太出色。爸爸看准她身体好、毅力强,另出一招,从小就不停地给她讲军队,讲战例,讲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”,带着她在军营里转来转去,极其耐心地强化她的草绿色意识。姐姐说,是什么时候丢开了科学家那个梦,她一点也记不起了。反正现在,一提到军营,姐姐眼里就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激情,今天,她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女军人。

妹妹记性特好,对语言有着天生的驾驭能力,三五句方言,听一遍就牢牢放在脑子里。但她太羡慕我了,弹琴、唱歌、跳舞,这种表象轻松的学习方式让她极端眼红。爸爸说:“妞,你唱支歌我听。”妹妹张口就来,却七上八下高高低低,爸爸笑过之后,就决定把她从舞台梦里叫醒过来。在爸爸的“规划”下,妹妹独专一门,兼顾其他,最终考上新疆大学外语系,后来拥有一份怎么也舍不得离开的职业。

当然,这样的“规划”,也在我身上实施着……

而妈妈的爱,更多的体现在细节上,一个鸡蛋,一件衣服,一杯胖大海茶,一声声细细的叮咛嘱咐……

妈妈的爱像一片树叶的两面,严肃批评时绝对让你想哭,温热时,却像春天的阳光一样使你异常感动。

其实,在妈妈的培育下,我很小就是个乖乖女了。在家里,妹妹常常和妈妈一起睡,而爸爸只能像个单身汉似的另找地方。为了热闹,我时不时地钻到妈妈和妹妹的被子里,睡在另一头。虽然没能和妈妈脸靠脸,我也很知足了。为了能让她们睡得更舒服一点,我总是最大限度地缩着脚,以便给另一头留下更多的空间。我的睡姿虽然有点委屈,但心里始终充满了甜蜜感。我爱她们,所以我愿意。

爱,是所有快乐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。

家庭之爱,是一种没有理由、不讲条件的爱,不存在任何要求回报的企图,无私、纯粹、恒久,可以永远让一个人生活于心灵的理想状态。

我爱我的爸爸。

我爱我的妈妈。

我爱我充满快乐的家。

我的阳光,我的园林。



手指的快乐和痛苦

当大人们打定主意开始塑造渐长渐大的孩子时，我们那过于幸福的感觉，就像秋天里的树叶，一日比一日少了。我意识到这一点，才猛然发现，自己真的大了，快要上学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爸爸决定让我学钢琴。

我不能肯定，爸爸是因为什么而对我有这种信心。妈妈说我生下来时特别小，像只猫似的，加上那时穷，没什么可补，我就一直那么瘦着，尽管很健康，也很快乐，但那时候的样子总不会太好看，和“歌唱家”的形象还不靠谱呢。而且，我天生就手形小，拿大一点的东西，就必须两手齐上，惟一可喜的是，我小小的手，却有着异常灵活的手指。

总之，爸爸是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十二分执着地轻轻把我放到音乐的海边。

也许吧，受爸爸影响，我从小就爱哼哼，一首“小燕子，穿花衣”，常常博得家中客人满堂彩，真也罢假也罢，即使是礼节性吹捧，也足以让一个小孩子的信心迅速膨胀。我又是人来疯，人越多，我越来劲。

会唱的歌多了，慢慢，心里就有了关于“唱歌”的美丽梦想，在舞台唱，在收音机里唱，在电视上小小的方框中唱，让更多的人听和看，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。

爸爸很清楚我的梦，我想，他也是为了补偿心中的某种缺憾，以使我能将他在音乐上的人生追求更完美地延续下去吧！

钢琴，对良好的乐感和音准形成是一个绝对的坐标。

爸爸把我托付给了三伯刘澍民。

忘了说了，三伯是新疆有名的作曲家和钢琴教育家，他写的那首《甜甜的